

# “燕园1号蝴蝶猎人”的求职路

■本报记者 孟凌霄 孙滔

当追问二年级硕士研究生如何分辨家蝇雌雄的时候,33岁的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武宁宁似乎才是求知的学生。她的好奇心是与生俱来的。

去年底,武宁宁正式入职中国农业大学,她的研究方向是昆虫抗药性进化。

回忆起科研成长道路,武宁宁觉得自己很幸运:本科毕业于一所地方普通高校,在国内研究所和顶尖高校完成了博士和博士后阶段的科研工作,没有任何海外留学经历,顺利入职“985”高校并成为副教授。

武宁宁告诉《中国科学报》,“双非”“土博”并非求职者的劣势,她的秘诀是乐观的心态和不懈的努力。当然,入职并不意味着放松,而是新的起点。

## 百分百成功率:只面试一所高校

2022年11月,中国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发布了一则招聘通知。这是武宁宁心仪的就业高校,其中高层次学术岗中的“优秀人才”正是她的求职目标。早在博士刚毕业时,她就经常对照自己与该校招聘细则的差距。

看到这则招聘通知时,武宁宁正在北京大学研究员张蔚的实验室从事博士后研究,她已经发表了3篇高水平研究成果。在张蔚的鼓励下,武宁宁开启了找教职之路。

与许多求职者“海投”的策略不同,武宁宁借鉴了论文投稿的方式,计划先从最想去的中国农业大学开始申请,如果被拒绝,再考虑投递第二家、第三家。

乍看之下,这种“投论文”式找工作法不合常理,也不如“海投”高效。而且在许多求职者看来,武宁宁的履历有两个“致命伤”:一是本科毕业于“双非”高校,二是她没有任何海外留学经历。

武宁宁读博时期的两位室友,分别前往美国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深造。武宁宁并未因此心态失衡,在与室友和国外科学家交流时,她从未有落差与隔阂。

在她看来,出国不是目的,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可以快速成长的科研平台才是最重要的。综合考虑后,武宁宁选择了张蔚课题组。



武宁宁在北京大学标本馆。

受访者供图

博士后期间,武宁宁与美国波多黎各大学教授 Riccardo Papa 和比利时鲁汶大学教授 Steven van Belleghem 保持长期密切合作,产生了深厚的信任。武宁宁因此受邀为波多黎各大学的学生远程线上授课。

“我并不觉得‘土博’是一个缺陷,只要保持开放交流的态度,在哪里做科研都能获得成果。”在武宁宁看来,只要自身成长到了一定程度,是否有海外留学经历并不重要。

武宁宁的自信是对的。在中国农业大学的面试中,武宁宁并未被问及第一学历和海外经历的情况。学校需要有进化背景和昆虫适应性研究经历的博士,武宁宁正是那个对的人。

中国农业大学成为武宁宁短暂的求职季中,唯一面试过的高校。

## 适应“市场需求”

回顾求职之路,武宁宁总结了一条经验:符合就业市场需求。

她介绍,中国农业大学是许多求职者的“梦中情校”,竞争往往异常激烈。在同一岗位的面试

科研闲暇,武宁宁最爱的地方是博物馆、动物园和本馆。

观察标本时,她总会想象标本曾经面临的自然环境。繁衍生息的进程,以及这一物种在进化过程中面临的挑战,为适应环境作出的改变,在她看来,这些记录着小生命进化史的场馆,简直是“世界上最快乐的地方”。

候选人中,有许多手握多篇论文的竞争者,但面试官关心的问题却是求职者以后的科研计划是怎样的、如何做好从模式昆虫到非模式昆虫的切换、是否能够独立开展教学工作,以及对农业昆虫研究是否有独到的想法或理解。

武宁宁脱颖而出的一大原因是,她的研究方向与学院的学科发展方向契合,她的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衔接潜质是一大优势。

本科时,武宁宁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研究方向,只是报考了心中“做科研最好的地方”——中国科学院。在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现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卓越创新中心),武宁宁成为刚刚回国的研究员詹帅的“开山弟子”。在詹帅的指导下,武宁宁正式开启了昆虫适应性进化研究。

武宁宁介绍,读博士期间她的研究对象是外来入侵生物美国白蛾,而博士后时期研究的是蝴蝶拟态机制。

在北大从事博士后研究期间,武宁宁参与了多次野外工作,她还给自己起了一个好玩的别名——“燕园1号蝴蝶猎人”。

野外科学考察和采集是一种锻炼多方面能力的活动,尤其是野外观察能力、团队协作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些都是从博士后向独立科研工作者转变的关键。

北大的科研环境一直以来都以自由、开放和包容著称,共享交流的科研氛围、大家一起交流申请基金的经验、有很多参加国内外会议的机会。武宁宁紧紧抓住每一次交流机会,积极申请校内外的各种基金项目,努力展示和锻炼自己,这些经历都为今后的科研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如今,入职中国农业大学后,武宁宁已经习惯了和农业昆虫打交道,她的日常工作不仅包括在实验室饲养昆虫、进行分子实验、分析组学数据,还有下田采集昆虫、调研农业危害现状。过去的研究对基础研究的价值更大,而现在研究小菜蛾、小麦蚜虫等,对农业生产有更多指导和应用价值。

“一个典型的变化就是过年回家怎么跟亲戚朋友解释我的研究。”武宁宁笑道,“以前解释了半天理论、机制,家人还不太懂我在做什么;现在只要说我是防治害虫,家里人就明白这是很重要的事。”

去年12月,武宁宁在新加坡参加第三届 AsiaEvo 学术会议时,恰好遇见了导师詹帅。武宁宁向导师介绍,自己到了新环境,正在努力适应新的研究方向。

“我们可以向昆虫‘取经’。”詹帅告诉武宁宁,“昆虫个体小,不起眼儿,但在地球上生存却很成功。看上去它们总是能很快地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其实这是因为和新环境适配的种群保留了下来,不适应的被淘汰了。”

对于像武宁宁这样的“青椒”来说,入职并不意味着放松,而是新的起点。

不少高校有“非升即走”的要求,对新入职教师设立5年考核期,对青年教师聘期内的教学任务、主持的科研项目、申报的人才项目等有严格要求。武宁宁坦言,自己身边也有为考核要求、科研成果睡不着觉的朋友。

“对于我个人而言,我希望这几年先努力做好自己,再考虑能否完成指标。”在她看来,“青椒”最想促成的其实是一种良性循环,如果工作做得好,能够发表文章,申请基金可能就会更容易;有了基金经费的支持,就能更好地开展科研工作,培养更多学生。

在讲述这些行业规则时,武宁宁十分平静。“今天就有那么多值得探索的问题,哪里有时间为明天焦虑?”武宁宁说,这种心态来自对当下具体事件的把握,科研生活确实是艰苦的,所依靠的往往不是物质激励,而是由内而外的驱动力。

在生活中,武宁宁是一个物质欲望不高的人。科研闲暇,她最爱的地方是博物馆、动物园和标本馆,而这些场馆大多免费。“一只小小的昆虫标本,藏着无数神奇的生命机制。”武宁宁兴奋地说,观察这些标本时,她总会想象标本曾经面临的自然环境、繁衍生息的进程,以及这一物种在进化过程中面临的挑战、为适应环境作出的改变。在她看来,这些记录着小生命进化史的场馆,简直是“世界上最快乐的地方”。

这些探索的快乐,背后是无止境的科研付出。“熬夜工作大概是每一位科研工作者的必经之路”,武宁宁也常常因为做实验、写论文而熬夜。多数时候,每天要在实验室工作十几个小时,甚至有时睡在办公室,只为半夜起来开国际会议。

科研的付出是否值得?武宁宁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她只讲了一个故事。

两年前,武宁宁在北大从事博士后研究时,正值疫情封闭式管理。她和张蔚选择留在学校做实验,因此同住在校内宾馆。白天做实验时,两人都是“只卷自己,不卷别人”的科研伙伴;夜间,武宁宁却发现导师温柔的一面。

那时,武宁宁看到张蔚每晚下班后,都要和女儿视频,了解每天幼儿园发生的趣事、老师布置的作业。在小小的屏幕面前,张蔚向女儿展示亲手制作的昆虫标本,并耐心地告诉女儿,“等我出去就能带给你啦”。

那段隔离的日子里,武宁宁真正意识到,对于女性而言,全情投入科研往往倍加艰辛,支撑着每一位科研工作者前行的,是一种纯粹的、无关物质回报的热爱。

# 最强大脑孙勇:从“想赢”到“不怕输”

■本报记者 孙滔 见习记者 江庆龄

孙勇瘦了。这位2016年安徽省理科高考状元的脸盘小了很多,头发长了,扎起了小辫子。

另外一个变化是,他把他的微博账号改成了“孙勇 SUN\_1207”,2023年10月30日账号名还是“最强大脑孙勇”。

2018年以来,他以《最强大脑》选手的身份被人熟知,但他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出现在大众视野中了。2020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孙勇前往日本留学,如今已是东京大学环境系统学在读博士生。

去年,25岁的孙勇参加了一档新综艺,他以亚军的身份站到了最后。很多人给他输给了运气而惋惜,他却觉得这趟旅程很圆满。“我希望通过这个节目展示现在的孙勇,我觉得我做到了。”

## 为了“完成毕业任务”的博士

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刚好是孙勇到日本3周年。这3年里,他顺利拿到了硕士学位,开始了博士生研究。他的博士课题来源于硕士期间的发现,主要是通过模型计算研究太阳能光伏板对城市微观气候的影响。

对孙勇而言,完成课题不算困难。孙勇很喜欢通过思考解决问题的过程,而科研大部分时候是在已有模型上调整尝试,一遍遍试错、重复。

他坦言在学术上并没有很大的追求,认为自己是“完成毕业任务”的博士生。“如果现在这个阶段没有坚持把博士读下去,可能我三四十岁的时候会后悔。起码从年龄和精力上来说,利用这几年时间获得博士学位,利大于弊。”

按照培养计划,孙勇将于2025年夏天毕业。毕业要求并不难,需要发表两篇论文,对期刊的影响因子没有要求。

他的导师是一位比较“佛系”的日本学者。除了每周开组会、一个月一次单独的大汇报,平常不要求学生打卡。“他知道我能按照要求及时推进课题,所以不会给我什么压力。”

## 2018年,一场未败的最强大脑

2016年夏天,可以去任何专业就读的孙勇出于兴趣选择了“生化环材”之一的环境专业。和很多同学一样,孙勇选修双学位、实习、去国外交换。

但回忆起本科生涯,孙勇将之形容为“暮色将至的时候,我和天空都无话可说”。成长于小县城的他,很明显地感受到自己在眼界上和大城市的同学有着肉眼可见的鸿沟。是读博还是找工作,是留在国内还

是出国,他们刚进入大学校园的时候,似乎就已经很清楚今后要做什么,并开始做相应的准备。

在校园里,高考状元无非是莘莘学子中的一员,“我希望自己有更多可以分享的东西,增加自己的独特性”。

因此,孙勇在本科时参加了《最强大脑》。孙勇毫不掩饰自己对胜利的渴望,30进12那场比赛,在3位导师都不看好的情况下,他凭借用时更短战胜了实力强劲的对手。宣布结果时,孙勇背过身大哭,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也忍不住泪目。

2018年,从参赛到结束,一场未输的孙勇收获了大量粉丝。当时不到20岁的他不喜欢那些实力不算强,但是有很多镜头、很会“社交”的人。很久之后,孙勇才想明白其中的底层逻辑:“我当时是不擅长和其他人打交道的,不自觉地就把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定义为不好了。”

## “什么都没发生”的两年

孙勇上一次参加的节目,是2020年的《最强大脑》第七季。半年后,他闯过重重关卡来到日本学习。

在日本的3年,孙勇仍然在经营自己的社交媒体,每个月更新一两条以分享近况,偶尔开一场线上直播。在大众看来,这应该是好好生活的3年,但孙勇总结前两年为“什么都没发生”。

初到日本时,没有熟悉的朋友,巨大的孤独感包围着他。几乎没有线下活动,“有一段时间,我晚上会抄圣经。真的不知道当时应该干什么,很多时候是在发呆,然后打游戏、看书、跑步,饿了就睡觉”。

第一年,孙勇瘦了40斤,性格也在无形中发生了变化。他很长时间没有打理头发和胡子,“像野人,反正在新环境没有人认识你,你也见不到人,自己想怎么弄就怎么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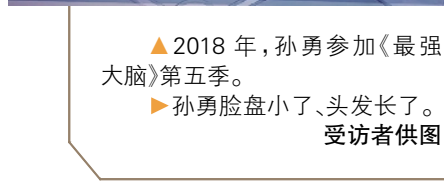
这样的状态让他所有的感官都变迟钝了,首先是食欲,“完全不饿”。他很难感受到兴奋或期待,时常自我怀疑。“我还算不算是一个优秀的人”“我能取得更大的成就吗”……

他常常安慰自己,“很多事情回头看可能结果并不好,但至少逻辑是自洽的。”这个想法在2023年初发生了转变。孙勇第一次回国休假,一位北京大学的年轻学者提醒他:“如果一个人面对失败,反复强调自洽或归因于当时的环境,说明对于自我的反省和思考不够深刻。”

孙勇开始反思。当《超机智青年大会》节目组和他对接时,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非常期待借助这个机会加深对自己



▲2018年,孙勇参加《最强大脑》第五季。  
▶孙勇脸盘小了、头发长了。  
受访者供图



的了解,也急切地想告诉观众,他已经挥别以前的孙勇了。

## 自我审视的机会

孙勇认为,参加综艺是构成他性格底色的一个因素,镜头前的表达和收到的反馈,让他潜移默化间变得更好。同时,综艺也是一面自我审视的镜子。

面临淘汰的关口,标榜“佛系”的人可能会被激起胜负欲,只想交朋友的人可能会“背刺”其他人,自诩诚实的人可能会选择欺瞒……如果说最初参加综艺是为了被尊重,那这一次的孙勇希望被喜欢,“如果我不再是那个一直赢的孙勇,如果我真实地表现自己,观众还会不会喜欢我”?

比起《最强大脑》时年少轻狂的状态,现在的孙勇“听劝了”,他放下了胜负心,也并不觉得自己比其他人更厉害。

同为队长,孙勇在节目中呈现的是同另一位玩家石明鑫全然不同的风格。他直言,这正是他的一次有意尝试——当然,是没有恶意的。

“虽然一直输,但是大家玩得很开心,我们现在是非常好的朋友。”这对孙勇而言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其他玩家对孙勇的欣赏,不是因为他在以往的比赛,也不是因为他能一直赢,只是因为他展现了真实的自己。

某种程度上来说,因为重新参加综艺,孙勇得以从之前相对消极的状态中走出来。“参加这个节目之后,我研究室的师弟师妹们都觉得我开朗多了,不像以前那么怕我了。”



## 综艺给他打开了一扇门

从“想赢”到“不怕输”,“我可以很大方地承认,现在肯定没有十几岁的时候厉害了”。

孙勇从来都不觉得自己是天赋型选手。事实上,他认为在综艺节目中并未遇到过“天赋怪”,镜头前的轻松自如,本质上离不开镜头后的努力。

在完成《最强大脑》的项目和破解难题的过程中,孙勇就是硬算的。他想借此告诉大家,经历过针对高考的、平均水平的教育和训练,足以在节目中展现很强的竞争力。“我代表了中国千千万万最普通的学生。”

当然,节目拍摄的压力,可以激发选手的潜能,所谓的高光时刻也往往源于此。“跳出那个城堡回头看,觉得自己当时的操作不可思议。”

现在的孙勇,依然会在网络上看一些高校的高等数学课,或者是介绍有趣解题思路的短视频。他非常享受梳理逻辑、推导的过程,也常常因为某个漂亮的解题方法而兴奋得睡不着。

参加综艺依然是孙勇的选项。在20多岁的年纪里,他得以拥有绝大多数年轻人体验不到的生活,认识了很多毫无交集的人,并且探查了娱乐圈内部的样子,“见到明星就是会很开心”。

在学生这个身份下,他的综艺生涯还可以继续下去。“但我并不希望到了30岁,粉丝们还是说想看你对打比赛。”如果有机会,孙勇期待参与更多不同类型的综艺,尝试玩家之外的身份。

顿了顿,他说:“但我坚决不上恋综。”

## 看“圈”

栏目主持:李惠钰

### 伊冯·勒·马霍 获2023年度中国政府友谊奖

近日,2023年度中国政府友谊奖颁奖仪式在北京举行。由国际动物学会申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推荐的法国科学院院士、法国科研中心教授伊冯·勒·马霍荣获2023年度中国政府友谊奖。

马霍是世界著名动物学家和生态学家,对南极企鹅进行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研究。他首次将无线射频技术、机器人技术引入南极企鹅研究,克服传统环志技术给企鹅生存和繁殖带来的不利影响,并发现企鹅胃内存在一种抗菌类多肽物质,可长期保持其外出觅食获得的鱼类等食物在高温环境下不腐败,以便数周后返回巢时喂哺幼雏。

此外,马霍还是法中高级人才交流协会名誉会长、国际动物学会执委、海南省外籍院士工作站专家等,为推进中法在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合作与交流方面作出突出贡献。

### 孙剑 任南方医院院长

近日,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官方网站显示,前任该院院长的孙剑已任该院党委副书记、院长。

孙剑为南方医科大学教授、主任医师,主要从事慢性肝病的基础和临床研究。他曾在2018年入选科技部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现任中华医学会肝病学会分会常务副理事长、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委员、广东省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候任主委,获得过2021年广东省“丁颖科技奖”、2015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和2017年广东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 涂宗财 任南昌大学副校长

近日,南昌大学官网“现任领导”一栏更新显示,涂宗财已任南昌大学副校长。

涂宗财主要从事水产品加工及高值化利用、极端条件下食品营养成分改性及相互作用和食物资源中有效成分提取与利用等研究。他是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基金项目获得者、国家“十四五”重点研发计划首席科学家等。

他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国家项目(课题)达25项,获江西省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国家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江西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等省部级奖10项,获江西省教学成果一等奖3项。